

人間詞話

王靜安先生著



# 人間詞話

詞以境界爲最上。有境界則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。

有造境，有寫境，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。然二者頗難分別，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，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。

有有我之境，有無我之境。「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。」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

鷓聲裏斜陽暮。有我之境也。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寒波澹澹起，白鳥悠悠下。」無我之境也。有我之境，以我觀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無我之境，以物觀物，故不知何者爲我，何者爲物。古人爲詞，寫有我之境者爲多。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，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。無我之境，人唯于靜中得之。有我之境，于由動之靜時得之。故一優美，一宏壯也。

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，互相限制。然其寫

之于文學及美術中也，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。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。又雖如何虛構之境，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，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律。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。

一境非獨謂景物也，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，謂之有境界。否則謂之無境界。

「紅杏枝頭春意鬧」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。「雲破月來花弄影」著一弄字而境界

全出矣。

境略有大小，不以是而分優劣。「細雨魚兒出，微風燕子斜」何遽不若「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」？「寶簾閒挂小銀鈎」何遽不若「霧失樓臺，月迷津渡」也？

嚴滄浪詩話謂「盛唐諸公唯在興趣，羚羊挂角，無跡可求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，不可湊拍，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影，鏡中之象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」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

如是。然滄浪所謂興趣，阮亭所謂神韻，猶不過道其面目，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爲探其本也。

太白純以氣象勝，「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」寥寥八字，遂關千古登臨之口。後世唯范文正之漁家傲，夏英公之喜遷鶯，差足繼武，然氣象已不逮矣。

張皋文謂飛卿之詞深美閎約，余謂此四字唯馮正中足以當之。劉融齋謂飛卿精豔絕

人，差近之耳。

「畫屏金鷓鴣，」飛卿語也，其詞品似之。  
「絃上黃鶯語，」端已語也，其詞品亦似之。正  
中詞品，若欲于其詞句中求之，則「和淚試嚴  
妝」殆近之歟。

南唐中主詞「菡萏香銷翠葉殘，西風愁  
起綠波閒，」大有衆芳蕪穢，美人遲暮之感。乃  
古今獨賞其「細雨夢回鷄塞遠，小樓吹徹玉  
笙寒。」故知解人正不易得。



溫飛卿之詞，句秀也。韋端己之詞，骨秀也。  
李重光之詞，神秀也。

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變  
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。周介存置諸溫韋  
之下，可謂顛倒黑白矣。「自是人生長恨水長  
東，」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。」金荃浣花  
能有此氣象耶？

詞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故生于深  
宮之中，長于婦人之手，是後主爲人君所短處，

亦即爲詞人所長處。

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，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，愈變化，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。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，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，李後主是也。

尼采謂一切文學，余愛以血書者。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。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。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感，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，其大小固

不同矣。

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，而堂廡特大，開北宋一代風氣，與中後二主詞皆在花間範圍之外，宜花間集中不登其隻字也。

正中詞除鵲踏枝菩薩蠻十數闋最煊赫外，如醉花閒之「高樹鵲啣巢，斜月明寒草，」余謂韋蘇州之「流螢渡高閣，」孟襄陽之「疏雨滴梧桐，」不能過也。

歐九浣溪沙詞「綠楊樓外出秋千，」晁

補之謂只一出字，便後人所不能道。余謂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詞「柳外秋千出畫牆」，但歐語尤工耳。

梅舜俞蘇幕遮詞「落盡梨花春事了，滿地斜陽，翠色和煙老。」劉融齋謂少游一生似專學此種。余謂馮正中玉樓春詞「芳菲次第長相續，自是情多無處足，尊前百計得春歸，莫爲傷春眉黛促。」永叔一生似專學此種。

人知和靖點絳脣，舜俞蘇幕遮，永叔少年

游三闋爲咏春草絕調，不知先有正中「細雨濕流光」五字，皆能攝春草之魂者也。

詩兼葭一篇最得風人深致。晏同叔之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，」意頗近之。但一灑落，一悲壯耳。

「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騁，」詩人之憂生也。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」似之。「終日馳車走，不見所問津，」詩人之憂世也。「百草千花寒食路，香車繫在誰家樹」

似之。

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：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」此第一境也。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爲伊消得人憔悴。」此第二境也。「衆裏尋他千百度，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。」此第三境也。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。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，恐晏歐諸公所不許也。

永叔「人間自是有情癡，此恨不關風與

月，直須看盡洛城花，始與東風容易別，」於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，所以尤高。

馮夢華宋六十一家詞選序例謂淮海小山古之傷心人也，其淡語皆有味，淺語皆有致。余謂此唯淮海足以當之。小山矜貴有餘，但可方駕子野方回，未足抗衡淮海也。

少游詞境最爲淒惋，至「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，」則變而淒厲矣。東坡賞其後二語，猶爲皮相。

「風雨如晦，鷄鳴不已。」山峻高以蔽日，  
兮，下幽晦以多雨，霰雪紛其無垠兮，雲霏霏而  
承宇，「樹樹皆秋色，山山盡落暉。」可堪孤館  
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，「氣象皆相似。」

昭明太子稱陶淵明詩跌宕昭彰，獨超衆  
類，抑揚爽朗，莫之與京。王無功稱薛收賦韻趣  
高奇，詞義晦遠，嵯峨蕭瑟，真不可言。詞中惜少  
此二種氣象，前者唯東坡，後者唯白石，略得一

二耳。



詞之雅鄭，在神不在貌。永叔少游雖作豔語，終有品格。方之美成，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。美成深遠之致，不及歐秦，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，故不失爲第一流之作者。但恨創調之才多，創意之才少耳。

詞忌用替代字。美成解語花之「桂華流瓦」，境界極妙，惜以桂華二字代月耳。夢窗以下，則用代字更多。其所以然者，非意不足，則語不妙也。蓋意足則不暇代，語妙則不必代。此少

游之「小樓連苑綉轂雕鞍」所以爲東坡所  
譏也。

沈伯時樂府指迷云：「說桃不可直說破  
桃，須用紅雨劉郎等字；說柳不可直說破柳，須  
用章臺霸岸等字。」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，果  
以是爲工，則古今類書具在，又安用詞爲耶？宜  
其爲提要所譏也。

美成青玉案詞「葉上初陽乾宿雨，水面  
清圓，一一風荷舉」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。覺

白石念奴嬌惜紅衣二詞猶有隔霧看花之恨。  
東坡水龍吟咏楊花和均而似原唱，章質  
夫詞原唱而似和均，才之不可強也如是。

詠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吟爲最工。邦卿  
雙雙燕次之。白石暗香疎影格調雖高，然無一  
語道著，視古人「江邊一樹垂垂發」等句何  
如耶？

白石寫景之作如「二十四橋仍在，波心  
蕩，冷月無聲」，「數峰清苦，商略黃昏雨」，「高樹

晚蟬說西風消息，雖格韻高絕，然如霧裏看花，終隔一層。梅溪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在一隔字。北宋風流渡江遂絕，抑真有運會存乎其間耶？

問隔與不隔之別。曰：陶謝之詩不隔，延年則稍隔矣；東坡之詩不隔，山谷則稍隔矣。「池塘生春草」，「空梁落燕泥」，等二句，妙處唯在不隔。詞亦如是。即以一人一詞論，如歐陽公少年游詠春草上半闋云：「闌干十二獨凭春，晴

碧遠連雲，二月三月，千里萬里，行色苦愁人。語語都在目前，便是不隔。至云：「謝家池上，江淹浦上，」則隔矣。白石翠樓吟：「此地宜有詞仙，擁素雲黃雀，與君遊戲。玉梯凝望久，嘆芳草萋萋千里。」便是不隔。至「酒袂清愁，花消英氣，」則隔矣。然南宋詞雖不隔處，比之前人，自有淺深厚薄之別。

「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。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？」服食求神仙，多爲藥所誤。不如

飲美酒，被服紈與素。寫情如此，方爲不隔。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天似穹廬，籠蓋四野。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寫景如此，方爲不隔。

古今詞人格調之高，無如白石。惜不于意境上用力，故覺無言外之味，絃外之響，終不能與于第一流之作者也。

南宋詞人，白石有格而無情，劍南有氣而乏韻，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，唯一幼安耳。近人

祖南宋而祧北宋，以南宋之詞可學，北宋不可學也。學南宋者不祖白石，則祖夢窗，以白石夢窗可學，幼安不可學也。學幼安者率祖其粗獷滑稽，以其粗獷滑稽處可學，佳處不可學也。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，有境界，即以氣象論，亦有傍素波干青雲之概。寧後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？

東坡之詞曠，稼軒之詞豪。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，猶東施之效捧心也。

讀東坡稼軒詞，須觀其雅量高致，有伯夷柳下惠之風。白石雖似蟬蛻塵埃，然終不免局促轅下。

蘇辛詞中之狂，白石猶不失爲狷，若夢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輩，面目不同，同歸于鄉愿而已。

稼軒中秋飲酒達旦，用天問體作木蘭花慢以送月曰：「可憐今夜月，向何處，去悠悠？是別有人閒，那邊才見，光景東頭。」詞人想像，直



悟月輪遶地之理，與科學家密合，可謂神悟。

周介存謂「梅溪詞中喜用偷字，足以定其品格。」劉融齋謂「周旨蕩而史意貪。」此二語令人解頤。

介存謂「夢窗詞之佳者如水光雲影，搖蕩綠波，撫玩無極，追尋已遠。余覽夢窗甲乙丙丁稟中實無足當此者，有之，其一「隔江人在雨聲中，晚風菰葉生秋怨」二語乎。

夢窗之詞，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，

曰：「映夢窗凌亂碧。」玉田之詞，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，曰：「玉老田荒。」

「明月照積雪，」大江流日夜，」中天懸明月，」黃河落日圓，」此種境界，可謂千古壯觀。求之于詞，唯納蘭容若塞上之作，如長相思之一「夜深千帳燈，」如夢令之一「萬帳穹廬人醉，星影搖搖欲墜，」差近之。

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。此由初入中原，未染漢人風氣，故能真切

如此。北宋以來，一人而已。

陸放翁跋花間集，謂「唐宋五代詩愈卑，而倚聲輒簡古可愛。能此不能彼，未可以理推也。」提要駁之，謂「猶能舉七十斤者，舉百斤則蹶，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。」其言甚辨。然謂詞必易於詩，余未敢信。善乎陳臥子之言曰：「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，故終宋之世無詩。然其歡愉愁苦之致動于中，而不能抑者，類發於詩餘，故其所造獨工。五代詞之所以獨勝，亦以此也。」

四言敝而有楚辭，楚辭敝而有五言，五言敝而有七言，古詩敝而有律絕，律絕敝而有詞。蓋文體通行既久，染指遂多，自成習套。豪傑之士亦難于其中自出新意，故遁而作他體，以自解脫。一切文體所以始盛中衰者，皆由于此。故謂文學後不如前，余未敢信。但就一體論，則此說固無以易也。

詩之三百篇十九首，詞之五代北宋，皆無題也；非無題也，詩詞中之意不能以題盡之也。

白花庵草堂每調立題，并古人無題之詞亦爲作題。如觀一幅佳山水，而即曰此某山某水，可乎？詩有題而詩亡，詞有題而詞亡。然中材之士鮮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。

大家之作，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，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，其辭脫口而出，無矯揉妝束之態。以其所見者真，所知者深也。詩詞皆然。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，可無大誤矣。

人能于詩詞中不爲美刺投贈之篇，不使

隸事之句，不用粉飾之字，則于此道已過半矣。  
以長恨歌之壯采，而所隸之事只「小玉  
雙成」四字，才有餘也。梅村歌行，則非隸事不  
辦。白吳優劣，即于此見。不獨作詩爲然，填詞家  
亦不可不知也。

近體詩體製，以五七言絕句爲最尊；律詩  
次之；排律最下。蓋此體于寄興言情兩無所當，  
殆有均之駢體文耳。詞中小令如絕句，長調似  
律詩，若長調之百字令沁園春等，則近于排律

矣。

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，又須出乎其外。入乎其內，故能寫之；出乎其外，故能觀之。入乎其內，故有生氣；出乎其外，故有高致。美成能入而不能出，白石以降，于此二事皆未夢見。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，故能以奴僕命風月。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，故能與花鳥共憂樂。

「昔爲倡家女，今爲蕩子婦。蕩子行不歸，

空牀難獨守。何不策高足，先據要路津？無爲久貧賤，輾軻長苦辛。可謂淫鄙之尤。然無視爲淫詞鄙詞者，以其真也。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亦然。非無淫詞，讀之者但覺其親切動人；非無鄙詞，但覺其精力彌滿。可知淫詞與鄙詞之病，非淫與鄙之病，而游詞之病也。「豈不爾思，室是遠而」而子曰「未之思也。夫何遠之有？」惡其游也。

「枯藤老樹昏鴉，小橋流水平沙，古道西



風瘦馬，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。一此元人馬  
東籬天淨沙小令也。寥寥數語，深得唐人絕句  
妙境。有元一代詞家，皆不能辦此也。

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劇，沈雄悲壯，爲元曲  
冠冕。然所作天籟詞粗淺之甚，不足爲稼軒奴  
隸。創者易工，而因者難巧歟？抑人各有能有不  
能也。讀者觀歐秦之詩，遠不如詞，足透此中消  
息。

光緒庚戌九月脫稿於京師宣武城南寓

人間詞話

廬國維記

三二

人間詞話終